

戏曲剧目选

不是小問題
紅領巾

5
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·4

不是小問題

編劇：濟寧專區劇目創作組

人 物：

建 业：男，十二岁，小学五年级学生。

荣 华：女，十三岁，少先队中队长，建业同班同学。

刘 父：四十六岁，共产党员，“五好”社员，建业的父亲。

刘 母：四十四岁，社员，建业的母亲。

李 老师：女，二十六岁，共产党员，优秀教师，建业的班主任。

〔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四年春季，某农村。〕

〔幕启。这里是建业的家院，院外一派农村新貌。〕

〔晨光清新，朝霞飞射。〕

〔刘父兴致勃勃地跨进家门。〕

刘 父：（唱）春风扑面心里暖，

万棵树苗送村南。

今日大伙洒热汗，

三年以后桃满园。

（进门巡视）建业他娘！建业他娘！

〔刘母运肥路过家门口。〕

刘 母：你嗑呼啥来？

刘 父：歛呢？

刘 母：俺妇女组送粪，咱的歛在家东坊里，我给你拿去。

刘 父：不，我去吧！（欲走又停）哎，建业起来了没有？

刘 母：今天是星期，你让孩子多睡一会吧！

刘 父：星期也不是睡懒觉的时候。

刘 母：你小点声，小点声！（手指屋内）

刘 父：快喊他起，跟我栽树去。

刘 母：（不耐烦地）栽树！栽树！星期也不让孩子歇歇，真是的！

刘 父：又是歇歇！今天小学生帮助咱队里栽树，马上就要集合啦。

刘 母：（赌气地）好，起！起！

刘 父：我头里走啦，叫他赶快去。（下）

刘 母：知道啦！知道啦！（冲内）哼！就是不知道疼孩子，成天价拾掇得小业不安生。（进屋）

〔李老师和荣华上坊。〕

荣 华：（唱）种树的工具准备妥，

李 老师：（唱）邀着建业去集合。

荣 华：建业！建业！

刘 母：（由房内走出）哟，李老师来了。

李 老师：来了。建业走了没有？

刘 母：没有，今天星期，我想叫他大睡会。

荣 华：大娘，今天同学们集体去植树，都快到齐啦。

刘 母：（故意地）哟，他没给我说这个事呀！

李 老师：那就让建业赶快起吧！

刘 母：好。（欲进屋）哎，李老师，小业这几天……

李老师：（怔）他怎么着啦？

刘 母：唉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？

（唱）这两天，俺孩子吃饭不大顺，

耷拉着眼皮没精神，

回家来就是给床近，

一觉能睡仨时辰。

原说是，今天到诊所问一问，

查查他，有什么毛病藏在身？

没想到，植树的任务这么紧，

俺只好，改个日子去东村。

李老师：大婶，既然建业身体不大舒服，那就让他在家吧。

刘 母：这样合适咱？

荣 华：那就合适啦！人家班里都到齐啦，俺班里少了一个。

李老师：荣华，这不是建业有意偷懒，有病就应该看。

荣 华：昨天放学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哩！

刘 母：好啥！昨晚上我又劝又哄，才吃了一块枣包子。

荣 华：哼！他是装病，逃避劳动。

建 业：（闯出屋门）谁逃避劳动？我早就醒了，俺娘叫我大睡会，还说我哩！

刘 母：哟！孩子，别凉了汗，快穿件衣裳去。

李老师：建业，你就在家吧。

建 业：不，我栽树去。

刘 母：看你这孩子，有病可不能耽搁。

建 业：谁有病？我上星期有点咳嗽，早就好了。

刘 母：（递眼神）看你这孩子。

荣 华：大娘，建业没有病，让他去吧！

刘 母：（尴尬地）嗯——

李 老师：大婶……

刘 母：（无可奈何）好！好！

荣 华：建业，快走吧！

刘 母：别慌！（进屋，取衣出门）业，外边风大，穿上这件衣裳。（给业穿衣）到地里出了汗也别脱，要是受了风，就更麻烦啦。

建 业：嗯。

刘 母：李老师，俺建业小，没力气，这几天身子又不大好……

李 老师：大婶，让建业在劳动中锻炼锻炼吧！俗话说：坑水不流会发臭，锄镰不用要生锈。建业近一年来身体是不如以前好了，也许是他平时缺乏锻炼啊！

〔远处传来宏亮的钟声。〕

荣 华：集合啦，快走吧！

李 老师：大婶，俺走了。（同荣华下坊）

建 业：走！

刘 母：等等。（取出枣包子）业，拿着这个枣包子。

建 业：不，我刚吃了半个枣包子，一点也不饿。

刘 母：拿着吧，饿了好吃。

建 业：这不，腰里还有半个哩！

〔刘母硬把枣包子塞在建业兜内。〕

建 业：我不拿啦，挺碍事！（掏出枣包子，放在石头上，下坊）

刘 母：（拾起枣包子）这孩子！（忽然想起）业，要留心啊，干活别冒冒失失地！我做好饭等着你。（转身

冲观众)不是俺两口子都快五十了，脸前就这一个孩子，能不疼他吗？

(唱)小炉匠的钻儿，铁匠的锤儿，

年长人喜的是下一辈人儿。

俺小业生来人人爱，

小模样长得有意思儿；

红彤彤的漫长脸，

粗眉大眼有精神儿，

他又懂规矩又灵巧，

会说会道象个小画眉儿。

一进家门把娘叫，

喊得我，乐恹恹，甜丝丝儿，

心里说不出啥滋味儿？

这样的好孩子哪里找？

我怎能不疼俺的个心尖子儿？(拿绳欲走)

[内声：“大婶，队长说车子都去拉树苗子，早晨咱不干了，吃完饭全栽树去。”]

刘母：啊，知道了！（卷卷袖子，走向厨房）

[幕后响起歌声：

“不种今年竹，

哪有来年笋？

要吃大蜜桃，

先做栽树人。”]

刘母：（跑上高坡，遥望）看，孩子们干得多带劲噢！（忽然发现）啊！死老头子，给俺业操着干！（担心地）哟！给他个那么大的镢头，孩子就能拿动啦？业他

爹，你给他换个小的不行啊！（转过身来）唉！

（唱）业他爹就是不通理，

孩子好象拾来的！

一放学，就给小业来治气，

支使得脚不沾地皮。

又抬水，又扫地，

还说俺劳动不积极；

又念书，又写字，

还说俺学习不努力。

八下里不称他心意，

又嚷我，光看手心少见识！

说什么，娇养的孩子不成器，

糖吃多了掉牙齿。

我就是不认那个理，

疼孩子不光我自己。

现如今，要饭的年月已过去，

不愁吃饭和穿衣，

小业摊上好日子，

就应该多吃糖和蜜。

为了这俺俩常闹气，

他说他的，我听我的。

（得意地抬头看看天）哟！

东边的太阳爬屋脊，

我蒸枣包，煮鸡蛋，犒赏犒赏俺孩子。（喜悦

地下场）

〔建业没精打采地上。〕

[内声：“建业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建 业：（没好气地）我这就来！

（唱）手上磨了一个泡，

满脸大汗似瓢浇，

我趁着休息往家跑，

叫俺娘给我包一包。

娘——

[内应：“哎。”

建 业：娘——

刘 母：（上）哎！业回来啦？我还没有做好饭哩！

[建业不悦，坐在一旁。

刘 母：孩子，咋着啦？你爹嚷你啦？

建 业：不是的！

（唱）集体栽树真热闹，

同学们个个干劲高。

抬的抬，抱的抱，

我摸了个镢头把坑刨。

看人家干得快又好，

我越刨越累吃不消。

心里急躁把牙咬，

呼呼呼，一阵子磨得手发烧。

娘，你看看！

刘 母：（抓起建业的手看了看）哟！

建 业：（赶快把手抽回来）哎哟哟，你慢着点。

刘 母：（心疼地）我的乖乖，看你愁的，你不会少使点劲。

建 业：就这样干，还赶不上人家哩！

刘 母：赶不上就不赶，那也不能不要命啊！

建 业：你别说啦，赶快给我包包吧！

刘 母：啊！你还去？

建 业：俺只休息十分钟。

刘 母：不去啦，你在家歇歇吧，这就吃饭。

建 业：那就行啦？

刘 母：怕啥？你爹来了，我给他说明。

建 业：不是的。

刘 母：噢，李老师来了，我给你请假。

建 业：嗨，你不懂，俺这是集体活动。

刘 母：（想了想）你是怕你荣华姐姐？不要紧，我给她说
说，保管没事。

建 业：我不，有事你又没法负责。

荣 华：（突然跑来）建业，还没收工，你怎么跑家来啦？

建 业：我是叫俺娘来包手的。

荣 华：人家都干起来啦，快走吧！

建 业：好，我这就去，娘，你快给我包啊！

刘 母：荣华，你来。

荣 华：不，俺正栽着树哩！

刘 母：我有事给你说。

荣 华：（进门）大娘，啥事，快说吧！

刘 母：华，看你兄弟手上磨了个大泡，我给他包包，你捎着
请个假吧。

建 业：又是请假，我不！

刘 母：你看手磨成那样，还能再去干活？

荣 华：（跑过去看了看建业的手）噢！就这一点点小泡，还

没个米粒子大哩，怕啥？

刘 母：嗯！那可不行！小孩家细皮薄肉的，见水就发，一发又得上医院。业，你不是怕吃药打针？

建 业：（迟疑不语）

荣 华：建业，咱这是集体劳动，得坚持到底。

建 业：你看看俺的手！

荣 华：建业，你还记得李老师给咱讲的话不？

（唱）睡虾米只有被急流冲跑，

勇山鹰敢与暴风来比高。

怕困难就要让困难吃掉，

想得到真正幸福靠勤劳。

谁要是逃避劳动危险不小，

被大家当成废物一边抛。

刘 母：荣华，我给你兄弟包包手，你先头里走吧。

荣 华：不，我等他一块走。

刘 母：你看这孩子憨的，你待在这里，不又耽搁一个人的活。

荣 华：建业，你可一准去啊！

刘 母：好好，准去，准去。

〔荣华下坊。〕

刘 母：业，走，包手去。（二人向屋内走去）

〔远处响起一阵哨子声，李老师内喊：“集合啦！”〕

稍停，学生们齐呼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。”

〔刘父带树苗上坊。〕

刘 父：（唱）南坡里响起哨子声，

栽树的人马收了工。

手拿树苗心情激动，
不由我想起来往事重重。
把这棵小枣树院内栽种，
今昔栽树大不同，

〔刘父进门，正遇建业从屋里出来。〕

刘 父：哎，小业，李老师领着栽树，你怎么先回来啦？连一点纪律也不遵守。

建 业：我回家包手来，俺娘不让我去了。

刘 父：噢，她不管说啥你都听？

建 业：俺手疼，累得慌哟！

刘 父：累得慌？一样干活，人家就不累得慌吗？就是你！

〔建业很不高兴地往外走去。〕

刘 父：你还干啥去？人家都收工了。

刘 母：（上）你别嘟噜啦，孩子的手上磨了明琉琉的一个大泡。

刘 父：我知道。没有泡，就没有茧子，磨个泡不碍事。

（对刘母）饭做好了吗？

刘 母：还没有哩。

刘 父：业，趁这个空，咱把这棵树栽上。

刘 母：啊！你想要孩子的命？搁那里吧！等会我栽。

刘 父：别嘟噜啦，忙你的饭去吧！

刘 母：你……

刘 父：我咋着了？

刘 母：（噎了半天）咱先说下，你要累着孩子，我可不答应你的。

刘 父：不答应就不答应。去吧！去吧！

〔刘母走进厨房。〕

刘 父：业，手还疼不？过来我看看。

建 业：疼。

刘 父：孩子，疼是疼啊，可不能这样蝎虎，越蝎虎越疼。今天疼一阵，以后好一辈，不知劳动苦，难尝好滋味。孩子，这一关闯不过去可不行啊！

建 业：（哭丧着脸不语）

刘 父：（手拉建业）来，栽上这棵枣树。你提水，我刨坑，咱爷俩分工合作。

建 业：好嘞！（动作迟缓地向外走去）

刘 父：业，回来，回来！（建业止步）今天早晨栽树，你大概累了吧！

建 业：有一点。

刘 父：孩子，这也是考试，可不能交白卷！

（唱）常言说：力气力气真古怪，

它和那，勤劳的人几分不开，

你越常用它越在；

你越偷懒它越不来。

咱今天受点劳累没妨碍，

小建业，我的好孩子，

更多的果树等着你去栽。

建 业：还栽？栽几天？

刘 父：肥城桃，莱阳梨，烟台苹果，咱一年年地栽，早哩！

建 业：栽梨树？

刘 父：嗯。

建 业：栽苹果树？

刘 父：嗯。

建 业：这又栽枣树？

刘 父：对，你不是好吃枣吗？

建 业：噯，我最好吃枣了！我提水去（下塆）

刘 父：小业倒是个听话的孩子，就是他娘……唉！（脱衣，找工具，刨坑……）

〔建业手提一小桶水上塆。〕

刘 父：孩子，给我。

建 业：好。（放下水桶，看看手）

刘 父：业，你知道不？桃三杏四梨五年，当年的小枣比蜜甜。咱今天栽上它，只要管理好，到七月十五就能见红鼻枣啦，八月十五就能给你蒸枣包子吃嘞！

建 业：（精神地）枣包子？好啊！哎，咱家里以前不是有一棵枣树来？

刘 父：（怔）你怎么知道的？

建 业：俺娘说的。

刘 父：她说是谁栽的。

建 业：我不知道。

刘 父：还给你说了些什么？

建 业：没有。

刘 父：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（指刚刨的坑）可那棵枣树姓吴不姓刘啊。

建 业：爹，还在这个老地方栽？

刘 父：（语重心长地）是啊，那棵枣树早已倒下去，烂掉了！这棵枣树要叫它一天天地成长起来！

建 业：（好奇地）好！长得快，长得好，结得小枣吃不了。

到时候我拿着竿子一呼啦，嘩啦……（高兴地拍手，手疼）

刘 父：怎么，手拍疼了不？

建 业：不疼！不疼！

刘 父：好！孩子，吃完饭到地里我再给你说那棵枣树的来历，栽树，栽完好吃饭。

〔二人又忙碌起来。

〔刘母上，见业提水，忙去帮助。

刘 母：（冲刘父）你要一百桶，我给你提去。

刘 父：（不满地）今天你替他干，明天你替他干，看你能替他干一辈子不？

刘 母：孩子干了一早晨活，连饭也没吃，这又拾掇得不安生。

刘 父：小桶象个鸡蛋壳羹似的，累不着他，就是你！

刘 母：我……哼！我反正不给孩子招亏吃。

刘 父：噢，照你这样说法，是我给孩子招亏吃喽？

刘 母：那，你想想咱？

刘 父：我想过了，我早就想过了。

〔建业暗下。

刘 父：（唱）小建业一天天地往上长，

早晚要离开爹和娘。

学走路就得练习腿脚壮，

雪堆的娃娃难见太阳。

刘 母：（唱）别给俺拐着弯子讲，

我没有你的舌头长；

小树经不住大摇晃，

豆腐不能硬垒墙。

刘 父：（唱）豆腐垒墙是荒唐，
生铁确能炼成钢，
对孩子绝不能娇生惯养，
要把他领到正路上。

刘 母：你说我领的是条歪路啊？

刘 父：我看就是不大正。

刘 母：你……

刘 父：别火。

（唱）扫帚不动地不光，
锅铲不响饭不香，
火炼黄金金光亮，
劳动炼人人坚强。
李老师经常对咱讲：
对孩子，严格要求理应当。
小建业，不光是咱亲生养，
国家拿他当大梁。
咱如果，不让他从小练肩膀，
到时候，千斤担压得乱晃荡。
业他娘仰脸远处望，
别光看，眼皮底下水一汪。

刘 母：你东说东有理，西说西有理，孩子累成这样，你就不疼得慌吗？

刘 父：疼？我是他亲爹，能不疼孩子？

刘 母：你要知道疼孩子，俺得向北磕头。

刘 父：不，我疼他，比你疼得更甚。你来看，我就是为了疼孩子才让他栽树，才让他栽枣树。

刘 母：啊！枣树？

刘 父：对，才让他在这个地方栽上枣树！

刘 母：（触动疼处，盯住枣树，沉默片刻，捂脸进屋）

建 业：（上）娘！娘！（尾随追去）

刘 母：我给你端饭去。

刘 父：建业，来。（严肃地）从今天起，你放学回来，先浇这棵枣树，一定要看管好它。这是任务，记住了吗？

建 业：记住了。

刘 父：小业他娘，饭怎么样啦？快吃饭吧！

（爷俩拉案板，刘母端饭。）

刘 母：业，走，上屋里吃去。

刘 父：在外边吃吧，凉得快。

建 业：嗯！

刘 父：窝窝头沾辣椒，越吃越添膘。这三碰头的杂面窝窝越嚼越香。业，快吃！

建 业：好。（咬了一口窝窝，就是不往下咽）

刘 父：业，怎么吃饭不太甜净？

刘 母：是啊，孩子这两天吃饭就是不大得劲，业，你等等。

（下）

刘 父：业，这豇豆烂锅，米糁子勾的糊粥多好喝，快！一会就凉了。

刘 母：（拿枣包子上）业，我给你蒸了两个枣包子，快吃吧！

建 业：娘，给我。（接过枣包子，咬了一口）

刘 父：业，前几天您李老师给你说的啥来？

建 业：（想了想）俺老师说：生活浮华成不了好孩子，叫俺

艰苦朴——素。（自觉不对，放下枣包子）

刘 母：艰苦，艰苦，几百个学生，能是单给你自己说的！

（又把枣包递给他）

刘 父：你这是给孩子说的些啥话？

刘 母：孩子干了一早晨活了，吃点有啥？给，快吃吧！

刘 父：业，您娘已是给你做好啦，那就吃吧，可不能把它糟践了！（转对刘母）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咱有啥吃啥，要吃都吃，以后别单给孩子做饭。

刘 母：咋着啦？小孩子家是长材，咱不吃也得省给孩子。再说，又不是经常这样，三天两回地怕啥？

刘 父：惯，惯吧！好孩子也能让你惯坏了。

刘 母：你看看，咱分的麦子又不少，自己的小鸡孵的蛋，又不是没有，孩子吃点喝点你还疼得慌？

刘 父：我不是疼东西，我是怕孩子学醋了脾气。

刘 母：别瞎呼啦，孩子刚吃了一口，别弄到肚里窸窸醋醋地不好受。

刘 父：你呀，哼！

刘 母：别哼哈的啦，快吃你的饭吧！

（唱）有句俗话说得好，

小孩子不贪吃喝不添膘。

一顿吃个大枣包，

一天就长一掬高；

要让孩子心灵巧，

鸡蛋香油浇面条。

缺油水小孩难长好材料，

吃点喝点穷不了。